

索德格朗诗选

北 岛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封面设计：李正明

索德格朗诗选

Suodegelang Shi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63,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插页 2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600

书号 10208·273

定价 0.82 元

译 者 序

六十三年前，艾迪特·索德格朗(Edith Södergran)在芬兰东部一个偏僻的村庄默默地死去。她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她所经历的战争近在咫尺，饥饿仍在威胁着人们；出版的四本薄薄的诗集遭到批评家和读者们的嘲笑和冷遇；她的朋友和拥护者屈指可数。她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年仅三十一岁。

而时间证明了她存在的价值：许多和她同时代的诗人渐渐消隐，她却从历史的迷雾中放射出异彩。她的诗歌几乎家喻户晓，被传诵，被谱曲，被收入各种选本，被译成多种文字，芬兰还专门成立了索德格朗研究会。她作为北欧现代主义诗歌的开拓者，被载入文学史册。她的名字常常和美国著名的女诗人狄金森、俄国著名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相提并论。

有时索德格朗被误认为是瑞典人，其实，她属于

芬兰讲瑞典语的少数民族。在她出生的时候，讲瑞典语的芬兰人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那时，在他们之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文化心理：他们既不是瑞典人，虽然他们的语言是瑞典语；他们也不是芬兰人，虽然他们的国家是芬兰。而索德格朗在文化上的认同就更为复杂。1809年，瑞典败给了俄国，失去了它的芬兰领土，芬兰沦为沙皇统治下的大公的领地。1892年，艾迪特·索德格朗生于彼得堡。

二十世纪初的彼得堡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瑞典语仅仅是索德格朗的家庭用语，因而她对瑞典文学的了解一度是很有限的。她上了一所时髦的德国学校，除了德语外，还学会了法语和俄语。在她十四岁那年，她开始了在诗歌创作上最初的尝试，她那时是用德语写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她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北欧诗歌的新趋向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期，索德格朗一家过的日子多少有点象上流社会的生活：冬天在彼得堡，夏天在芬兰雷沃拉（现在苏联境内）的乡间别墅；但好景不长。命运带来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1907年她的祖母和他们家收养的一个姐妹相继去世，死亡来自她父亲的肺结核病；翌年，她的父亲也离开了人间。不久，索德格朗被发现也染上了肺结核，那年她才十六岁。

生活中这一巨大的转折，对于索德格朗那年轻的生命来说是猝不及防的。而她对命运的抗争反映

在她的诗歌中。就在这一年，她开始用瑞典语写作。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一决定与她父亲的死有关，她以此来纪念她那讲瑞典语的父亲。

初次进入疗养院，她的心情无疑是十分沉郁的。她在瑞士逗留了一个时期，返回雷沃拉时健康状况大大好转。随后她堕入情网，和一个已婚男人转瞬即逝的罗曼史使她极其悲观绝望。

1916年，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问世，遭到评论界的冷遇。一个评论家问她的出版者是否有意嘲笑讲瑞典语的芬兰人。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到她的家乡，满载军队和难民的火车穿过雷沃拉，雷沃拉位于彼得堡西北仅五十余公里的一条重要的铁路线上。俄国革命切断了艾迪特和母亲来自彼得堡的接济。芬兰于1917年宣布独立，随之而来的内战使人民濒临饥饿的边缘。

索德格朗对这一切的回答是另几本诗集相继问世：《九月的竖琴》、《玫瑰祭坛》和《未来的阴影》。评论家们继续保持轻蔑的态度，认为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傻瓜”。

索德格朗的诗歌对于当时的芬兰文坛无疑是一个怪影。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女人，竟敢抛弃格律和韵脚，难道也算得上是诗？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人承认了她存在的价值。其中之一是另一位女人，

作家、评论家黑格·奥尔森。她在一篇评论中对索德格朗的才华表示赞叹。而索德格朗却不得不拒绝了奥尔森在赫尔辛基会见她的邀请，因为“失眠，结核病，身无分文，我们靠卖家具以及亲眷的善意生活。”但是，她异常兴奋。由于缺乏稿纸，她甚至屈辱地卖掉自己的内衣或一个香水瓶。不久，索德格朗终于见到了奥尔森，找到了一个知音的姐妹。她写道：

我的姐妹

你如同我们溪谷上的一缕春风

紫罗兰在阴凉处甜蜜满足的香味。

我要带你去森林那最美的角落：

在那里，我们将互相坦白怎样见过上帝。

这两位女人相遇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这种友谊对她们俩都至关重要。她们之间的通信，奥尔森直到很久以后才公之于世。

“让咱们走出去，获得自由吧！”索德格朗这样说。那仅仅意味着围绕摇摇欲坠的乡间别墅散步，或走向古老的东正教教堂，或穿过古木参天的茂密的花园。也许挣脱了那些枯藤干枝时，她们俩感到了某种自由。

在索德格朗最后的诗作里，她以一种宁静的心绪接受了死亡。但一个主题却始终贯穿了她所有的

作品：她关心的是自由和生活中的快乐。她给黑格·奥尔森的信中写道：“你听凭于我的意志、太阳、生命力吧……让生命竭尽全力地斗争吧……我要把我生命力的储备倾注给你。我是生命，快乐的生命。”

在雷沃拉，在艾迪特·索德格朗的世界里，一切都有名字，一切都活着，一切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而随着生命的尽头越来越近，她的爱也越来越炽烈。她的体力渐渐耗尽，她的身体好象消失在她的老式衣服里。一位临终前去看望她的诗友写道：“她那又大又灰的眼睛，如同幽暗水面上的月光。而她在微笑。”艾迪特·索德格朗死于1923年仲夏节。

这里选译了索德格朗各个时期的诗作共101首。在翻译过程中，著名汉学家、瑞典文学院院长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芬兰驻华大使馆文化随员安芬妮(Annikki Arponen)女士、芬兰文学资料中心负责人玛尔雅—丽娜·劳塔林(Marja-Leena Rautalin)女士和人民画报社瑞典文组李之义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 者

目 次

译者序	1
冷却的白昼	1
老房子	3
梦幻曲	4
一种希望	5
秋天的日子	6
我	7
紫色的黄昏	8
现代处女	10
朝向四面八方的风	11
我们的姐妹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漫步	12
秋天最后的花朵	13
秋天苍白的湖	15
黑或白	16
秋天	17

星星	18
岸诗两首	19
窗里立着一支蜡烛	21
林中湖泊	22
星光灿烂之夜	23
词	24
幸福之路	25
在大森林里	26
我们女人	27
早来的黎明	28
北方之春	29
悲伤的花园	30
低岸	31
黄昏	32
别让你的骄傲垮了	33
两个女神	34
悲哀	35
我的灵魂	36
爱	37
映照之井	38
三姐妹	39
美	40
生命的姐妹	41
岸上	42

生命	43
地狱	45
痛苦	46
病人来访	48
肖像	49
秋天	50
危险的梦	51
新娘	52
致爱神	53
生病的日子	54
一无所有	56
存在的胜利	57
薄暮	59
发现	60
强健的风信子	61
明天到来的是什么?	62
小老头	63
扮鬼脸艺人	64
公牛	65
暴风雨	66
疯狂的漩涡	67
日落景色	68
复仇	69
众神的竖琴	70

明亮的田野	71
泡沫	72
黎明	73
别积聚黄金和宝石	74
行吟诗人之歌	75
·俄耳甫斯.....	77
希望	78
我的假花.....	79
我要步行穿过太阳系	80
忏悔者	81
·痛苦之杯.....	82
变形	83
魔力	84
海洋之歌.....	86
火炬	88
殉难者	89
·黑暗中.....	91
·林中所有的回声	92
·献祭的时间	93
·玫瑰	95
·监禁	96
·我的生命、死亡和命运	97
·秘密	98
·宽恕	99

强权	100
涌现的星星	101
未来的阴影	102
我的祖国是什么?	103
狂喜	104
坦塔罗斯,斟满你的酒杯吧	105
丢失的花冠	106
网	107
爱神的秘密	108
本能	109
孤独	110
还乡	111
月亮	112
不存在的国土	113

冷却的白昼

1

临近黄昏时白昼冷却下来……
吸取我的手的温暖吧，
我的手和春天有同样的血液。
接受我的手，接受我苍白的胳膊，
接受我那柔弱的肩膀的渴望……
这感觉有点陌生
你沉重的头靠在我胸前，
一个唯一的夜，一个这样的夜。

2

你把爱情的红玫瑰
置于我清白的子宫——
我把这瞬息凋谢的红玫瑰
紧握在我燃烧的手中……

哦，目光冷酷的统治者，
我接受你给我的花冠，
它把我的头压弯贴近我的心……

3

今天我头一次看见我的主人，
战栗着，我马上认出了他。
此刻已感到他沉重的手在我轻柔的胳膊上……
我那银铃般少女的笑声，
我那头颅高昂的女人的自由在哪儿？
此刻我已感到他紧紧地搂住我颤抖的身体，
此刻我听到现实那刺耳的音调
冲击我脆弱、脆弱的梦。

4

你寻求一枝花朵
却找到一颗果实。
你寻求一注泉水
却找到一片汪洋。
你寻找一位女人
却找到一个灵魂——
你失望了。

老 房 子

多么清新的眼睛面向古老的时间
如同那些漫不经心的陌生人……
我为我的旧坟而憔悴，
我那阴郁的伟大在哭诉
以无人见到的辛酸之泪。
我继续生活在旧日的甜蜜里
在建造新居的陌生人之中
在直到天边的蓝色群山上，
我和那些被俘获的树木低语
有时安慰它们。
多么缓慢的时间消磨事物的核心
并无声地踩着命运沉重的脚后跟。
我必须在这里等待那
给我的灵魂以自由、从容的死亡。

梦 幻 曲

月照的晚上，清亮的白银
和夜蓝色的波涛，
无数闪耀的浪头，
此起彼伏。

阴影沿着道路降临，
岸上的灌木丛悄声细语，
黑色巨人在他们的要塞守护白银。
深入于夏日之中的沉寂，
睡眠与梦——
月亮滑过大海
皎洁的月光滑过水面。

一 种 希 望

在我们充满阳光的世界里，
我只要花园中的长椅
和长椅上那阳光中的猫……
我将坐在那儿，
我的怀里有一封信，
一封唯一的短信。
那是我的梦……